

2003年，資深攝影師林贊庭先生出版《台灣電影攝影技術發展概述 1945-1970》一書，我於2001年開始擔任文字編輯，協助林先生撰寫這本書，從開工到正式出版，歷時近三年。書中列出二十五位早期電影攝影師的小傳和作品年表，我們經由訪談，記錄了部分攝影師當年工作的情形，但有幾位前輩已經過世，在他們留下來的作品裡，許多關於攝影器材與技術的未解之謎，也隨之塵封。

在此之前，除了資深攝影師華慧英先生的《捕捉影像的人—華慧英攝影步途五十年》之外，甚少關於台灣早期電影攝影的專書，《台灣電影攝影技術發展概述 1945-1970》總算讓台灣電影研究學者或學生，以及有興趣的社會大眾，得以藉此進一步認識台灣早期電影攝影技術發展的樣貌。這本書開啟了我對台灣電影攝影發展狀況的興趣，也讓我分外關心電影攝影師為台灣電影留下的記憶與文化資產。2018年，我為臺中市影視發展基金會出版的《台中光影紀事：這些人那些事》，再次訪問了林贊庭、賴成英、洪慶雲、林文錦等幾位台灣本土培養出來的第一代攝影師，以及傳承自他們的陳坤厚和張惠恭二位攝影師。十多年過去，時間雖然在他們身上留下了痕跡，但所幸他們身體健朗，聊起攝影依然充滿熱情，目光炯炯有神。那是他們的電影，也是他們的人生，然而我們都所知太少。其實所有文化積累的工程，我們面對的永遠是時間的緊迫，必須奮力追趕才能為每一個年代留下記憶。

中央電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（簡稱中影）前身為農業教育電影股份有限公司（簡稱農教），1949年台中製片廠設址於台中市，當時招收了一批高中畢業生，由好萊塢出身的廠長胡福源和攝影師王士珍，以師徒制模式，在台灣本土培養出第一代攝影師林贊庭、賴成英、洪慶雲、林文錦等，其後還有出身何基明電影製作中心（華興電影製片廠前身）後進入中影的林鴻鐘，他們拍攝中影自製的電影或外借到其他民營電影公司拍片，帶出一批攝影助理，如陳坤厚、張惠恭、陳嘉謨、閻崇聖、孫材肅、張世軍、廖本榕、郭木盛、李屏賓、楊渭漢、張展、曾介圭等，爾後都成為獨當一面的攝影師。同為公營片廠的臺灣電影文化事業股份公司（簡稱台影）繼祁和熙、鄭潔之後，有張瑞林、駱榮本等攝影師；中國電影製片廠（簡稱中製廠）繼張進德、陳繼光、蔣超之後，有呂恆義、范金玉、古廣源等攝影師。至於1966年建立國際電影製片廠的民營聯邦影業有限公司（簡稱聯邦），由來自中影的攝影師華慧英擔任製片廠副廠長兼技術主任，同時擔任攝影與導演，帶出子弟兵周業興、邱耀湖、陳武雄等攝影師。除此之外，活躍於當時的攝影師還有自由接片的葉清標和賀用正，他們遊走於中影、台影以及其他民間電影公司，有其作品數量與成績。

粗略來說，上述幾位可稱為台灣本土培養的第二代電影攝影師，但如陳坤厚則介於第一代與第二代之間，暨師承第一代攝影師，也帶出幾位後進。這些攝影師進入電影攝影行列各有因緣，有的拍攝過較少被提及的類型電影，有的則搭上台灣新電影的列車，成為輔佐新電影導演的要角。不論如何，他們都擁有自己的電影成績，也在業界佔有一席之地。1980年代，台灣新電影把台灣推上國際影壇，藝術成就令人刮目相看，其他類型電影在彼時難以與之匹敵，但新電影光環多集中在導演身上，除少數如陳坤厚導演和李屏賓先生外，一般社會大眾對大部分的攝影師所知甚少。若以電影史的角度來看，這些活躍於1970年到1990年的攝影師，其從事電影攝影工作的歷程，迄今只散見各報章雜誌或網路報導，並沒有較有系統或更詳盡的文字記錄。

陳坤厚導演曾經說過：「台灣本土培養出來的第一代電影攝影師，影響了台灣電影三十年。」至於所謂的第二代攝影師，姑且不論是否直接師承第一代攝影師，可以想見的是，他們在前輩的作品與工作經歷中成長，應該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，而藉由訪談與其口述，可以了解第二代攝影師如何開創自己的攝影人生，以及他們與前輩的連結，或是如何擺脫傳統並追求創新突破。

觀察台灣電影這些年，我深感電影留史的緩慢或付之闕如，激發我想要為台灣本土第二代電影攝影師留下一些記錄，並以此建構1970年到1990年間，台灣電影攝影技術的歷史面貌。這一批攝影師，有人已經離世，有人息影多年，但也有人仍在線上，他們都有了年紀，如果沒有工作日誌作為輔助，精確的回憶對他們是一種挑戰，屬於他們的那一段歷史就有可能無法更詳實地被記錄下來了。

「1970年～1990年的台灣電影攝影師」調查與研究計畫目的在踏踏實實以訪談方式留下記錄，這次的計劃與執行是個刻不容緩的開始，我出發且努力向前，從2019年年底的第一個訪問開始，一路走來，經歷了改變世界的疫情，雖然因此延遲了訪問的進度，將近三年後的今天總算整理出一個頭緒來，成果內容包括攝影師們的作品年表、入圍與得獎紀錄、他們入行的機緣、當時的攝影器材與攝影技術及人員編組概況，還有他們的工作經歷等等。

這個訪談計畫成果依照他們的年紀來排序，包括了陳坤厚、陳武雄、邱耀湖、張惠恭、陳嘉謨、楊渭漢、廖本榕、郭木盛、李屏賓、張展等十位攝影師。我非常非常感謝他們願意撥冗接受訪問，無私地分享他們的經歷。僅以這個小小的成果獻給他們，謝謝他們為台灣電影所做的一切。